



35

居里夫人

[日本] 秋田雨雀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秋田雨雀

キューリー夫人

あかね書房 1955

居士夫人

秋田雨雀著

柯森譯 楊文義裝幀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1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社 1035 (初中)

开本 787×1092 粒 1/28 印张 1 13/14 字数 32000

1957年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6,001—21,000

定价 (4) 0.16 元

目 錄

最小的女兒瑪妮雅.....	1
伊凡諾夫校長.....	5
藍色的水兵服.....	7
禍不單行.....	10
公立女子中學.....	12
活動大學.....	16
在別人的家里.....	18
樓上的讀書會.....	20
到巴黎去.....	23
快活的醫生.....	24
學習，再學習！.....	27
皮耳·居里.....	30
新娘的衣裳.....	33
科學家做菜.....	36
的确有鑄！.....	38
藍色的光輝.....	41
皮耳的死.....	45
從悲傷里站了起來.....	47
不斷努力的一生.....	49

最小的女兒瑪妮雅



“消滅那個家伙吧，約瑟夫。”

“好，痛痛快快地打她一陣，打到最後的一顆子彈！”

爬在地板上的約瑟夫把大炮向“敵人”瞄准。

然後，向“敵人”一步一步地逼近。他突然大叫：

“黑娜，子彈打光了。快送來呀！”

“敵人”在窗下作了陣地，在那裡嘲笑著約瑟夫。

“笑什麼！真不懂禮貌。”

說著，約瑟夫就要繼續打，可是沒有子彈了。

“噯呀！沒有子彈，快送來呀，黑娜！”

“一顆也沒有了。”

“好極了。沒有子彈就該投降。”

“敵軍”的隊長，一個胖胖的女孩子從椅子後面爬出來，笑着說：

“投降吧，投降吧！”

“决不投降！……可是，沒有子彈也不能打仗。”

“聽見了么，沒有子彈就不能打仗。”

于是“敵軍”和“友軍”都哈哈大笑了。

“得了，得了，不要打仗了。”

一個孩子抬起腳來，把當作陣地的積木一踢，積木就嘩啦啦地倒下來了。

原來是孩子們在屋子里玩打仗的遊戲。

這是學校里朝着院子的一間方形的屋子，四張孩子的床擱在屋子的四個角落里。

在這裡玩打仗的是從五歲到九歲的四個孩子……。這些積木是在聖誕節的晚上叔叔送給他們的。叔叔恐怕連想也沒有想到，孩子們會拿這些積木來作打仗的遊戲。

約瑟夫的伙伴黑娜，今年才六歲，她心里想着：要是力氣大一些，多好呢。

“敵軍”的胖隊長是布魯妮婭，今年八歲。

在布魯妮婭的旁邊，那個圍着花邊圍裙的小女孩就是瑪尼雅。她用圍裙兜着積木。

“瑪尼雅。”

聽見有人喊，正在跑着的瑪尼雅猛地停了下來，一不小心，圍裙里的積木都掉了下來。

“怎么了？”



从左至右:索沙、黑娜、瑪妮雅、約瑟夫、布魯尼婭

斯克洛多芙斯基家里最大的女兒索沙走進屋子里。雖然她才十二歲，可是和玩着打仗的孩子們比較起來，却有点像大人。端正的臉，尤其是那一对灰色的眼睛，真是美丽極了。

“媽媽說，玩得太久了，該休息一下了。”

“可是，我現在走，對布魯尼婭很不好。我正在給她搬積木呢！”

“媽媽說，不要再玩了。”

“可是……”嘴里虽然这样說，其实瑪妮雅搬積木搬了很久，已經很累了；于是她就乖乖地被索沙攬到媽媽那里去了。

“嗳呀，头髮乱得这么一塌糊塗，臉也这么紅！”媽媽說着，用

手撫摸了瑪妮雅的頭髮。

“為什麼媽媽的手這麼瘦小，這麼蒼白呢？”瑪妮雅心裡時常這樣想着。原來，自从生了瑪妮雅以後，媽媽一直病着。

瑪妮雅的媽媽就是斯克洛多芙斯卡夫人，她會彈鋼琴，又有一個好嗓子，是個漂亮的女子。瑪妮雅還沒有出世以前，媽媽在一個女子中學當過校長。現在已經辭職不干了，在家裡料理家務。

媽媽特別疼愛最小的女兒瑪妮雅，可是她不能像別的媽媽那样跟瑪妮雅親吻。因為她患的是肺病，她怕把自己的病傳染給孩子。

“瑪妮雅，不要做打仗的遊戲。打仗是頂壞的事情。”

這個最小的女兒瑪妮雅就是後來的居里夫人，鐳的發現者，世界上有名的瑪妮雅·斯克洛多芙斯卡。瑪妮雅在1867年，誕生在波蘭的首都華沙的一個女子中學的校舍裡面。

時候，瑪妮雅和別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她的記憶力特別強。

四歲的時候，有一次，她看到姐姐布魯尼婭念書念得很吃力。“我替你念。”她說着就把書搶了過去，很流利地念起來，大家都大吃一驚。她到底什麼時候學會的？媽媽也莫名其妙地凝視着瑪妮雅。布魯尼婭害羞得几乎要哭出來了。看了看媽媽和布魯尼婭的臉，瑪妮雅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故意做的……我不是故意做的……也不是布魯尼婭不好……是這本書太淺了……”

伊凡諾夫校長



瑪妮雅的爸爸在一个男子中学工作。那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地方。

在家里，爸爸和媽媽談着伊凡諾夫校長的時候，總是小聲地說話。平常那麼溫和的爸爸，這時候，臉上却露出了憤怒的神情。

“那孩子很聰明，還沒有上學以前就學會了用波蘭文的拼音法寫字。因此，上了中學，學了俄文的拼音法以後，他就常常把俄文和波蘭文的拼音法混起來。今天太糟了。他把亞歷山大（當時的俄國沙皇）的名字用波蘭文的拼音法寫在筆記本上。伊凡諾夫校長走過教室的時候，發現了他的錯誤。伊凡諾夫是個聽到波蘭的波字也要發脾氣的討厭的家伙。他氣得滿臉通紅，一走進教室，就抓住那孩子的衣領叫他站起來，大聲罵：‘這是怎麼一回事！連皇上的尊號也寫錯！就是像你，你這樣的家伙，長大了以後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那孩子說：‘我是波蘭……’他說到這裡，氣得話也說不出来了，只是怒目瞪着伊凡諾夫……”

“大概他要說，‘我是波蘭人，當然用波蘭文寫。”

斯克洛多芙斯卡夫人的蒼白的臉帶着嚴肅的神情。

“對了。伊凡諾夫是沙皇的看家狗！我抑制住了自己，尽可能安

靜地跟他說：‘有时候大人也会拼錯的。誰都会犯錯誤的。伊凡諾夫先生，恐怕有时候你也会犯錯誤吧。何況，他不过是个孩子。大概不是故意寫錯的。’伊凡諾夫瞪了我一眼，什么也不說就走出去了。”

“这个校長一定是沙皇派來的奸細……真可惡！”

“一点不錯。我不能在这个学校待得太久。”

从爸爸的語氣里能够覺察到他內心有抑制不住的憤怒。

瑪妮雅把手攏在媽媽的膝蓋上，睜大了眼睛听着。虽然听不懂談話的內容，可是一听到皇帝、西伯利亞等，她的心就急跳起來。

“瑪妮雅，你還沒睡呢。太晚了，去睡吧。”

沙皇、西伯利亞和流放这一類的話，瑪妮雅已經聽說過不止一次。她已經知道，每逢談着討厭的事或者可怕的事，大人們總是皺起眉头，放低声音，偷偷地談着。因此，一看到大人們緊緊靠攏在一起，放低声音談着話，她就知道：“又在談沙皇了。”

南貨店老板的兒子、黑眼睛的約里奧，已經半年不見了。听说：他有一本批評沙皇的波蘭文的書，沙皇的憲兵知道了，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被流放到遙远的、滿是雪地的西伯利亞的人，從來沒有回來过。

因为——

当时，波蘭被沙皇俄國占領着，已經有一百年了。在俄國沙

皇的下面，有一个波蘭國王。他是沙皇所喜欢的人，被指派充当國王的。因此当时的波蘭人民，正如从前在日本占领下的朝鮮人民一样，过着悲伤的、痛苦的日子。

学校里不可以用波蘭文上課。波蘭文的書也不能出版。

凡是希望擺脫俄國沙皇的統治、使波蘭独立的人，都被逮捕了关在監獄里面，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瑪妮雅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波蘭出生的。

藍色的水兵服



到了十歲，瑪妮雅就進了西科尔斯加私立小学。她每天总是穿着白領子的藍色水兵服，和她姐姐黑娜一起去上学。和公立学校不同，这个小

学是用波蘭文教課的。

有一次，正在上歷史課——

“瑪妮雅·斯克洛多芙斯卡！斯塔尼斯拉斯·奧丘斯特是怎样的一个人？你說說看。”

“是，老师！”

瑪妮雅站了起來。虽然她比其他的学生年轻兩歲，身材小些，可是态度却很大方。

“斯塔尼斯拉斯·奧丘斯特在1764年做波蘭國王。他是个杰出的人物，保护了藝術家和作家。可是——可是他沒有勇气。”

瑪妮雅很流利地用波蘭文回答。这时候教室里变得靜悄無声。大概是因为瑪妮雅把大家不敢說出來的心里的話大胆說出來的原故吧。

这时候——

突然响起了兩声長的电鈴声。接着，又响了兩声短的。

于是教室里發生了奇怪的事情。学生們互相使了个眼色，立刻把每个人桌子上的歷史教科書都集中到五个学生的桌上。

这五个学生用双手抱起了課本，向大家使了个眼色：“好吧？”大家用眼色表示：“不要緊。”他們說着：“好！”就跑到講台那边去。

講台旁边挂着一張很大的“俄罗斯帝國”地圖。掀开了那張地圖，五个学生就消失在地圖的后面，只能听到他們急促的脚步声。原來在地圖的后面有一个小門，小門外面是通到宿舍的走廊。

过了不久，看到五个学生空着手回來，大家才放心地吐了一口气。这时候，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擺好了縫紉的用具。

剛才拿課本出去的五个学生的課桌上，也擺好了縫紉的用具。她們只用一分鐘到一分半鐘的時間，就做完了这些事情。

老师鎮定地开始在課桌中間走來走去。

过了一会兒，教室的門打开了，一个八字鬚的胖子走了進

來。这就是視学官。跟在視学官的后面走進來，手里拿着視学官的外套的，就是这个小学的校長。

瑪妮雅心里想：“真討厭！一定又要叫我。”每一次有人來參觀，总要叫瑪妮雅回答問題。因为她数学、歷史、德文，样样功課都頂好。

“請指一个同学。”

“瑪妮雅·斯克洛多芙斯卡！”（真的又來了！）

“你把禱告詞說說看。”

瑪妮雅用俄文念了禱告詞。等她念完了，視学官又說：

“把歷代皇上的尊号說給我听。”

瑪妮雅又流利地回答。

“那么，現在治理我們國家的皇上的尊号呢？”

想到这个暴君，瑪妮雅的心就激动起來，不能立刻回答。

“治理我們國家的皇上呀！”

視学官不耐煩地重复了他的問題。

“全俄罗斯的皇帝，亞歷山大二世陛下。”

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作了回答，但是瑪妮雅的臉已經變得蒼白了。

視学官掀开前面的几張桌子，一个一个仔細地看；看不出什么，就傲慢地走出教室。

視学官走出去以后，瑪妮雅就摟着老师放声大哭起來。老师也默不作声地緊緊拥抱住瑪妮雅。

禍不單行



“在这个中学里不能待得太久。”
爸爸曾經說过的这一句話，終于变成了事實。

斯克洛多芙斯基先生总是不能附和伊凡諾夫校長那個討厭家伙的意見，因此被減少了薪水，副視學的职务也被免掉了。

薪水減少了，一家的生活就變得困難了。为着补救这个困难，他們把房子的一部分租給学生住。最初只有兩三個学生，後來增加到十个。斯克洛多芙斯基一家人都很親切，并且每天晚上斯克洛多芙斯基先生还指導学生們做功課，因此学生們都很滿意。

、晚飯以后，这一家的女孩子瑪妮雅、黑娜、布魯妮婭等也和学生們一起做功課。大声朗誦詩歌的声音、背九九表的声音、背德文的声音……，真是熱鬧極了。

“1774年，路易十六世登位以后，除了徹底改革政治以外……嗯……改革政治以外……”

黑娜讀歷史課本的声音特別大。

瑪妮雅功課做得最快，做完了，她就开始念自己所喜欢的

書。她不管旁边怎样吵，总是埋头看着自己的書，她完全被書迷住了。就是有人跟她談話，她也不理。

有一次，大家想吓一吓瑪妮雅，把椅子高高地堆在她的四周，看看她会怎么样。可是瑪妮雅拚命地看着書，竟一点也不知道。

看完了書，瑪妮雅一站起來，椅子就嘩啦啦地倒下來。

大家拍着手哈哈大笑，可是瑪妮雅既不生气，也不笑；她撿起掉在地上的書，說了一句：“沒有意思。”就走了出去。

在这样热闹的斯克洛多芙斯基先生的家里，突然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瑪妮雅的姐姐索沙患伤寒病死了。

一个星期三，爸爸帶着瑪妮雅、黑娜、約瑟夫等三个人去和索沙告別。索沙穿着雪白的衣服，躺在棺材里面。她美丽的臉上，好像还看得出笑容。

瑪妮雅看見死人，还是第一次。况且，这又是親姊妹的死……。

“禍不單行”这一句老話，不幸在斯克洛多芙斯基家里却变成了事实。

害着病的媽媽，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起來。誰也看得出，她已經不能再支持多久了。

媽媽通过病室的窗戶，目送着索沙的棺材被抬出去，这时候

她的心是多么悲伤啊！

过了兩年，1878年5月，媽媽終于把四个孩子留給爸爸离开了人間。

“別了，約瑟夫。”

“別了，布魯妮婭。”

“別了，黑娜。”

媽媽和孩子們一个一个告別，她的声音逐漸地微弱下去，最后叫到瑪妮雅的名字，只能微微聽見一点声音。

最后，媽媽說：

“我非常愛你們。”

接着，她安靜地閉上了眼睛。

公立女子中學



虽然失去了慈祥的媽媽和美丽的姐姐，春天还是來到瑪妮雅的家里了。

1882年的春天。

瑪妮雅已經十四歲了，現在她是華沙公立女子中学的学生。在当时，公立女中是女孩子能够進的最高級的学校。姐姐布魯妮婭已經畢業了，在家里接替母親料理家事。哥哥約瑟夫在医科大学念書。

早上，瑪妮雅背着書包，拿着手提包从家里出去。手提包里面裝着中飯：面包、香腸和蘋果等。

瑪妮雅穿过馬路，跑到对面一戶人家去。在那里，她的好朋友卡嘉在等着她。

“瑪妮雅，等一等。卡嘉就要來了。下午放学以后，你到我們家里來吃点心吧。我要做一些你喜欢吃的餅。另外，还要做一点冰冻巧克力。”

卡嘉的母親看到瑪妮雅來，就从樓上的窗戶里伸出头來，跟她打招呼。卡嘉的母親是个好心腸的人，她和疼愛自己的孩子一样，疼愛着失去母親的瑪妮雅。

不一会，卡嘉从樓上下來，和瑪妮雅并肩走到學校里去。在路上，她們倆談得很起勁，好像一年不見面的朋友一样，叨叨不休地談着昨天發生的事，今天早上看見的事，昨天晚上在書裏面讀到的有趣的事，一件接着一件，說也說不完。在談話中間，她們总是大声地、小声地笑着，一切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事情，都会使這兩個小姑娘感到很大的兴趣。

和西科尔斯加私立小学不同，公立女中的教育是嚴格的沙俄式教育。

西科尔斯加私立小学的学生都是波蘭人，可是这里的学生有俄國人，有德國人，有波蘭人，还有猶太人。这些來自各國的女孩子，虽然在課堂里都一样用俄文上課，可是一回到家里，就各人用自己祖國的語言說話，信仰各自不同的宗教。

教师也是各种各样的。教自然科学的斯罗撒爾斯基先生和教数学的克拉斯先生，都是波蘭人，波蘭籍的女学生都很喜欢她们。

另外，有一个俄國教师米基信先生，常常把美丽的詩歌集送给成績較好的学生——俄國教师里面也有这样好心腸的、慈爱的教师。

瑪妮雅在公立女中也很用功。在各种各样的外國人中間生活，她并不覺得苦惱。因为她一心只想着求學問，只要能够滿足她的这个要求，她就喜欢学校。

瑪妮雅最怕、最討厭的就是那个年老的女教师麥姪先生。麥姪先生常常像密探一样，悄悄地走來走去監視着学生。她經常指摘着学生的头髮、服裝和礼貌等。她好像不是为了教書，而是为了責罵人家而來的。因此，学生們都討厭她。

当麥姪先生毫無道理地責罵的时候，瑪妮雅就瞪她一眼，用抗議的口气說：“可是，老师……”

俄皇亞歷山大第二被民粹党员刺殺的时候，瑪妮雅和麥姪先生爭吵得最厉害。

当全國都挂半旗(表示悲哀)的时候，瑪妮雅和卡嘉兩個人却在教室里跳着高声喊：“万歲！”“万歲！”不巧得很，又被麥姪先生看到了。……

其实，亞歷山大第二把成千上万的波蘭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关進監牢，現在他被刺了，自然只要是波蘭人，一定会情不自禁